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二十五
孟子 萬章下

113

863

25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五

童嘉駒切千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劉鶴齡天與全校

孟子

周陞嘯輯思

萬章章句下

凡九

伯夷章全直

此章前五節歷敘群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一句後明孔子之所以異歸重智字上○雲峰胡氏曰此章之旨集註偏全二字盡之○存疑總註三子之行極其一偏四句是解伯夷聖之清及孔子之謂集大成一條所以偏者四句是解智譬則巧一條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

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參序孟子歷敘群聖曰：古有伯夷者，其撻已也，目不視非禮之惡色，耳不聽非禮之惡聲，其處世也，擇君而事，非其可事之君，不事；擇民而使，非其可使之民，不使。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若橫暴之政之所出，橫暴之民之所止，不忍居其地也。不但橫暴不居，其心即思與鄉人同止，亦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若將免已也。當紂之時，天下聲色皆惡，君民皆非，朝野皆橫，此正污濁之世也。於是避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而後出也。伯夷之志，不辱身，如此益廉而立。

志，人也。故後世聞伯夷之遺風者，雖頑貪無知之夫，皆化而為廉，辨懦弱，無守之夫，皆化而有特立之志，而莫不興起，焉矣。其孤介固足守已，而流風又足感人。伯夷之行，蓋如此。此折講太金蔡氏曰：首一句是身之所接，不苟自切近處說起，次四句是事使進退不苟，次三句是所居不苟，以處當言，次三句是所處不苟，以處當言，當紂之三句，則徵其寔于當紂聞風三句，是表其風于後世，頑廉以知言，懦立以守言，通節俱形容一清意，且宜含蓄，不可露下三節做此。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慎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參序古伊尹者嘗曰致君之具在我何所事而非吾之君澤民之具在我何所使而非吾之民其言知此故世治亦進而仕世亂亦進而仕以為君為民焉又嘗自明其仕進之意曰天之生斯民也原欲使先知其事者覺後知之人使先覺其理者覺後知之人予今幸而為天生民中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此道覺此後知後覺之民不容負天之托也由其言以推其心思天下之民但有匹夫匹婦未知未覺不與被堯舜遂生復性之澤者即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以陷之是其以一人之身而自任天下之重有然也無所擇于世而有所責於已伊尹之行蓋如此

析講大全蔡氏曰首二句伊尹之言次二句承其言而狀其行次七句又是伊尹之言次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心也語意相承總見在任意要含說○天之生斯民以下總意是明伊尹所以不擇事使而治亂皆進之意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

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

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

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參序古有柳下惠者雖遇汙君亦事之而不以為羞雖與小官亦為之而不以為卑其進而事汙君為小官也不隱其在已之賢能而必以其直道直道必至於遺佚雖入遺佚之而不怨遺佚必至於阨窮雖身處阨窮而不憫其事上者然也至於與鄉人處其中油油然自得而不忍去也其言曰爾為爾我自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之側亦爾之無禮耳焉能浼于我哉此所以不忍去也其處衆者然也柳下惠之與物無忤如此蓋寬大敦厚人也故後世聞柳下惠之遺風者雖鄙陋之夫亦化而有寬人之量雖刻薄之夫亦化而有敦厚之

性而莫不興起者矣無所異于已而有化于人惠之行蓋如此

析講大全蔡氏曰首六句是事上之和次六句是處衆之和末三句則亦表其風于後世也鄙寬以量言薄敦以情言鄙字他處只訓陋此對寬言故訓狹陋亦總見和意要含藹○爾爲爾四句述其言正見其所以不忍去之意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歷先反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也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樂序若古孔子道不行于魯公而去齊也則接淅而行至桓子才樂之受而去魯也子路促之夫子則曰遲遲吾行也夫孔子遲遲者爲去父母國之道情義不容遽然與去他國不同也卽此觀之可見孔子之生平凡其去而或速也非失之急迫道既不行可以速而速而或久也非失之濡滯義不容遽可以久而久或處也非以隱爲貴也其我知可以處而處或仕也非以位爲榮苟有用我我可以仕而仕此孔子之行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舉去齊魯之事而推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四可以字是時四而字便是因時曰孔子也便見三聖則不可以語此之意○接淅一事亦未必實然特借此見去之速耳去父母句是孟子解遲遲吾行之意可以速四句承去齊去魯推言之見孔子生平大概如此不專指去齊去魯說速久處仕心裏無意必固我故無所不可不就外面無滯迹說上孟用四則字有決斷意此用四而字有圓活意○遲遲吾行蓋因子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言此以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註舉此一端兼去齊去魯或泥註專指去齊大謬○新安陳氏曰伊尹道行于當時有功業可

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于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故以風言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矣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參序孟子敘列之後又從而國之曰夫夷尹下惠及孔子其行事自然造極如此皆古聖人也然自我觀之聖亦不同伯夷節高天下無些點污是聖人中之清者也伊尹身荷天下無些退讓是聖人中之任者也柳下惠量容天下無些岸異是聖人中之和者也若孔子推移變化措之

咸宜如元氣自然之運聖人中之時者也

析講上四節只當敘事說此節方就上文斷之此節全重末句見孔子之聖與三聖不同謂之時者如元氣之流行于四時非若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也三子清任和通做得聖之端各不能相兼時則忽清忽任忽和兼三子所至者而全至之此便是集大成意了下特借樂以明之要不出時字之意○四聖字俱是造其極而無所勉之意註中無所雜者四句前二句是言造其極後二句是言無所勉○此聖字兼知行言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此節聖字雖重然其所同也四人分別處全在下四字評定故清任和時字尤重當着為讀○聖之清與清之聖語意大別今人只講清得之聖非聖之清聖之清猶云是聖人中之清者也下倣此○太全張南軒曰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也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訥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亦存疑試以聖之時者申明之孔子盛德渾備兼三子之所長而時出之此之謂集群聖之大成而非一節之小成也何以謂之集大成蓋樂有八音獨奏一音自為聲自為振是為

小成集大成也者當其未作則金以聲之而直至將闋之際則玉以振之也金聲也者欲奏八音必先擊鐃鐘引起然後衆音隨之而起是以一鐘而始衆音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衆音既作隨畢特擊磬以收之衆音由是而俱止是以一磬而終衆音之條理也始終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此樂之所為集大成也與因是而知始條理者即孔子智無不盡之事也先明諸心以知所往然後體衆善于一身是智以力啓行之端與金以開音樂之先者其事一而已矣終條理者即孔子德無不全之事也力行所知而造其極這便是結果成就地位是聖以收知至之功與玉以收音樂之終者其事一而已矣聖知兼全此孔子之所為集大成也

也彼三子特小成耳豈能比德于孔子哉析講孔子集大成句作音聲中六句言樂之全正言集大成也末四句即樂之全以明聖之全正言之謂集大成也金聲而玉振之句虛下四句正申明之聲字振字俱括字之字指衆樂言金聲而玉振之須看而字且勿照下截對亦勿露始終字面只滾說為妙蓋金以宣之于先而玉以收之于後則凡繼乎金以宣之而前乎玉以作之者皆統括矣惟樂皆統

指故曰集大成小成之始終在一音之內大成之始終通八音而言始終二字俱活字此二字不重條理與金玉字重衆樂非無始終但條理不完備惟金聲則中間五聲八音之條理無一不始玉振則中間五聲八音之條理無一不終故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三子之清任和都是樂器有一件相似如石聲則首尾俱是石絲音則首尾只是絲不過一音耳爲始終耳謂之智者其心明乎時中也謂之聖者其身行乎時中也三子未嘗無智聖但知得清者未知得任知得任者未知得和不如孔子時中之智爲渾全也行極其清者不能兼任行極其任者不能兼和不如孔子時中之聖爲悉備也此孔子所以爲集大成而三子所以僅爲小成也此意多渾融寫之○此二節俱發明時字之妙非時之外又有智聖也集大成承上時字說來須講得自然惟其時之渾然中自能包得非有意集三子之所長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也○大成二字本說樂孔子之謂集大成借用字法也○條理云者有倫序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析衆理于毫釐終條理者備衆理于一貫智之事聖之事全要跟上條理說不儘跟上始終說○智是生而知之于清任和之理無不照照之在先故猶樂

之始條理聖是安而行之于清任和之理無不體體之在後故猶樂之終條理○蒙引智者知之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精義處也智與聖是已成各目知行是用功各自○真註智字要見得全覺意明字要見得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由時而譬之集大成由大成而退出智聖由智聖而譬之功力又由功力而歸重于智意雖貫通而語自次第可見講金聲玉振及始終條理內夾入清任和不得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兩力也其中非兩力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至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合衆孔子之智聖兼全如此而其所以爲聖之時而與三子者蓋有由也哉取而譬之孔子之智譬則巧也神明內藏與機巧中藏者實相似也孔子之聖譬則力也造詣純至與強力遠到者實相似也聖人之道力行而至之者聖也至之之者聖也至之而能全乎時實相似也聖人之道力行而至之也其發矢而至乎的者乃兩射者之力也其發矢而中乎的者非兩射者之力也是得心應手之巧也巧以運乎力而後爲善射智以運乎聖而後爲全德是孔子其巧力兼全者乎三子其力有餘而巧不足者乎此孔子之所以爲大成之聖而獨異于三子也學孔子者當由智以入聖矣析講上節始終二字已有聖由于智之意但未明言此節復以射之巧力譬之以見孔子聖極其備皆由智極其性也智譬一句勿露射字下正言所以取譬之意非兩力句隱合巧字爲妙三子所以爲一偏之聖者合下少得致知工夫見得道理有偏故所成者亦偏孔子所以爲大成之聖者合下知得到見得道理周備精切故所成者亦全○此是以射之中前譬聖人之全德射之中的由于巧聖人之全德由于智見

得智重于聖孔子聖智兼備所以聖無不全三子智有不足故雖能聖但各有偏而不能全也○孔子之謂集大成條是說孔子之兼全衆理智譬則巧一條是推孔子之所以兼全衆理處註自明白○大全問其至誠力其中非兩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朱子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蒙引此一條亦主孔子言蓋此聖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聖智亦兼三子則三子亦安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爲始終與本文始終自不同也故斷通主孔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爲全者自見于言外○按朱子云不是無智是知處偏即大註知有未及意虛齋云三子安得兼有智耶非與朱子背也謂安得兼有孔子之智耳由射之由與猶通已說譬而又云由者上文射字未出也○劉上主曰上節聖智平說此節智譬二句亦仍是平說到其至二句左說出聖由于智耳

北宮章全旨

通章是述周室班爵祿之畧不可用諱字要以天子爲主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惡其害而去籍惟恐有天子也言爵以

天子一位，句，領起。蓋天下之爵自天子班之也。言祿以天子之制，二句，領起。蓋天下之祿俱自天子班之也。節節把天子作主，見得各分寡然，不可僭越。而周之盛時，爵祿出自天子，內外相維，大小相制，尊卑厚薄秩然，不亂。意自可想見。○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祿之制，通于天下。君一位至六等是班爵之制，施于國中。天子之制，節是班爵之制，施于天下。天子之卿，五節是班祿之制，施于國中。天子之卿，一節，則施于天子之國中。上下三節，則施于諸侯之國中。未節輕看，因庶人之祿而帶言之耳。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參序北宮錡見當時爵祿之無其制，問曰：周室之初，其班次君臣之爵與祿也，尊卑厚薄如之何？析講班次者，次第之謂言等級分。明不可僭也，爵祿兼君臣言。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

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參序孟子曰：周初之制甚詳，固不可得而聞也。蓋其詳載於典籍，必籍存而後制可考。當今諸侯所為，僭竊兼并，惡先王班爵祿之制，有害於已之所為也。而皆去其典籍，是以無所考而知也。雖然，文獻之遺猶有存者，軻也。亦嘗于殘篇故老之傳而得聞其大略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參孫毓以班爵之累言之。天下之大統于二故：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天子一位尊無二上矣。然天下可以一人統而不能以一人治，于是有封建之典。天子而下有爵位盛

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一位斥侯于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一位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一位子字也字養也其德足以安人者曰子男任也任安也其德足以安人者曰男則同位爵之班于天下者凡五等也一國之中統於尊故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天子君于王畿群侯君子列國各自爲一位矣然一國可以一人統而不能以一人治于是有命官之典自君以下有知進退而道上達者卿也一位有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一位有才足以事人者士也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爵之班于天子諸侯之國中者凡六等此班爵之大畧也

析講天子一位君一位各提起看蓋公侯伯子男爲天子分治天下者卿大夫士爲君分治一國者一位字俱重見得位有定之分截然不可亂也一位猶言一級六等通於國中蓋兼王朝與侯國言存疑五等通於天下專爲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自子男附庸皆是爲君者六等通于國中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蒙引子男同一位猶郎中員外皆五品但有正從且使子男序立必子序于男之上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知儀父之類是也

參孫疏以班祿之畧言之祿出於地祿有厚薄則地有多寡天子至尊故食賦于畿內者其地之制則方廣千里蓋不千里則無以待諸侯故也公侯卑於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伯又卑於公侯故其地之廣七十里子男又卑于伯故其地之廣五十里祿之班于天下者凡此四等四等之外又有地不足五十里而貢賦有限朝覲會同不能自達於天子附於大國之諸侯以治民之功通於天子者曰附庸是爵之尊者祿從而厚爵之卑者祿從而薄先主所以公天下而不爲私也

析講祿視爵以爲等班祿以地制言者祿出於地也合上節天子二字俱要提起看○民功曰庸以治民之功附諸侯以達天子卽述職意也○天子千里諸侯皆自百里以卞此有強幹弱枝居重馭輕之意○方者正方之意東西南北相距各五百里也方字帶下讀猶云正也非謂地方也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衆序天子制地固已十倍於侯封其爲天子卿則所受食采之地百里與侯同天子大夫所受之地七十里與伯同天子元士所受之地五十里與子男同蓋諸侯扞禦於外王臣輔治於內功本相等固居重馭輕之勢也此王畿班祿之畧也析講受地云者受采地而食其所入卽以爲祿非受之以國也言侯不言公者公侯皆百里也言元士不言中下者視附庸也○存疑天子之卿以下所受之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

此班祿自王朝之臣言○大全蔡氏曰內臣受地視外諸侯重王臣以尊天子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一千畝其八可食一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由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則但受祿者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衆淺說以祿之班于侯國者言之公侯之國爲大國其地方百里凡君卿大夫士及庶人在官者其祿皆取諸此焉君享

一國之奉比之卿祿則有十倍之多卿祿較之于君雖十分之一而寔四倍于大夫大夫之祿較之于卿雖四分之三而寔加倍於上士上士之祿則倍於中士中士之祿則倍于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其祿相同祿取足以代其耕而已蓋庶人在官亦命為士者也因其任官而不

得耕以祿代耕也大國班祿之制如此

析諸孫疏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皆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蒙引註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云云可食九人至五人按此當以百畝食九人起數推而上去君之祿已見天子之卿一節此復自君說起蓋以君祿為準則也同祿者同有百畝之所入以為祿食足以代其耕者先主之意若曰使以此力而用於耕其所食亦猶是耳○麟士曰周禮注疏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詔辟召除其課役而使之非王臣也胥徒民給徭役者掌夫人職五日府掌官辨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政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讀禮疑圖云今按下士一位在班爵之內一等而中士之祿倍下士則下士為已仕之臣有

田者也朱子謂士之無田與庶人云云此非指下士也蓋宿衛公宮之諸公族與夫國學所養之賢樂師所教之瞽其大則有府史胥徒府如今斗庫史如今吏書胥如今承發徒如今承差其下如門閭之直皆於公署中應役者也其外則有居肆之百士而餘廩焉者皆為在官之庶人也謂之庶人在官則事有煩簡人有衆寡所重在養祿宜有差故云足以代其耕謂不比下士之田定以百畝也甚精○君十卿祿等句趙註謂是倒裝文法言卿祿居君祿十分之二殊覺費解蓋本國地方百里固是說公侯之制然君與卿大夫士之祿皆在其中故復言君十卿祿以別之此句仍當以君祿為主但所重則在臣祿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卿耳淺說較直捷故從之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一十六人參序伯為次國其地方七十里而君卿大夫士及在官之庶人亦仰給于其中焉君十倍於卿祿猶之次國也若卿祿則少殺為卿祿三倍于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亦猶夫弗殺也次國班祿之制如此

析講天全趙氏曰出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由卿而上其祿寢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寢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蒙引可殺者損有餘之意不可殺者體不足之意○註所謂田皆指助法之公田而言除起外八區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伐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參序子男為小國其地方五十里而君卿大夫士及庶人在官者亦仰給于其中焉君士卿祿猶之次國也而卿祿則又殺焉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亦猶夫次國而已弗殺也小國班祿之制如此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食音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糞糞多而九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

禮書皆撥拾於燬燼之餘而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
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追復矣
參存疑然庶人在官之祿亦豈盡同於下士而無所差等哉
祿取代耕其數亦有不等等吾以耕者之所獲言之每丁夫得
田百畝百畝之田必加之糞糞多者力勤是爲上農夫計其
所獲可以食九人上農夫其所獲可食八人中等農夫其
所獲但可食七人中人農夫其所獲但可食六人至力之最
墮者下等農夫也其所獲止可食五人而已其收漸薄其所
養漸少也耕者之所獲大約有此五等若庶人在官者事有
煩簡力有勞逸故祿之上下亦係之事煩者予以九人之養
其餘以次遞減事簡者亦不失五人之供以農夫所食之
多寡爲祿祿之差等焉所謂祿足以代耕者如此可見先王
之班爵祿也其定分也甚嚴其分土也甚公其居內也甚重
其制外也甚周此吾所聞之本畧也奈何諸侯之去其籍哉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節發明祿足代耕之義耕者之所獲一
句其意至五人句方盡農有五等以力之勤惰分而食因以
異也在官亦有五等以事之煩簡分而祿因以別也不及下
士者想下士之祿只等上農夫耳○說統通章天子重看諸

侯之去籍無天子也說天子一位便見各位寡然不可好也
說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截然不可僭也觀天子之
臣尚視侯視伯視子男則天子之重可知矣即不能五千里
之附亦天子附之也在官代祿之差亦天子差之也周制內
外相取大小相維若此則諸侯惡而去之固天子之所必誅
也○此章言封建而未微及於井田井田
封建相爲維持故祿養耕耨相爲參酌

問友章全旨

此章論交友之道只是下個友德而不可挾友其德也一句
是通章大綱而未節尊賢貴貴並言正以見尊賢之義同於
貴貴則貴之不可挾明矣究竟不挾貴全爲友德尊賢正與
友德相照應孟獻子四節以古之不以
挾貴者立個尊賢樣子不必分優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
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參趙註萬章問曰敢問交朋友之道孟子曰交友之道心欲其下禮欲其恭必不挾已年長不挾已貴勢不挾已之兄弟有富貴者而與人友蓋以友也者友其人之德以爲吾進德之資也天下無有加于德者若存一計挾之心則志

驕氣盈有德者將不與吾友矣故不可以有挾也

析講大全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

○兄弟以勢言如高門閭閻之類○挾註訓兼有而恃之之稱慶源輔氏曰親夫有與恃二意方謂之挾但自恃而不恃

未可謂之挾也

之挾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

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

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參序交友固不可挾而不挾貴尤難試歷言古之不挾貴而能盡友道者魯有世卿孟獻子者百乘之家也可謂貴矣當

其時有友五人焉一日樂正裘一日牧仲皆賢人也其餘三

人皆乘仲之流則予偶忘其姓名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交

友也豈漫然友之哉正以此五人能以德自重不動心于勢

利無獻子之家者也此獻子所以友之也假使此五人者其

心亦有獻子之家獻子方且賤之則不與之友矣

矣此獻子爲德而友而百乘之貴非所挾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獻子不挾大夫之貴也獻子所重五人

者在於忘人之勢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

矣○王觀濤曰不重在五人能忘人之勢只重在獻子樂與

忘已之勢者友便能自忘其勢○獻子與此以下五人推

獻子與友之心也五人無獻子之家正見其樂道忘勢而有

德可友處○存疑無獻子之家視獻子之家如無也即注中忘勢意有獻子之家者把獻子之家來當事而慕美之資其勢而利其有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

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

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祝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參序非惟百乘之家大夫為然也雖小國之君而不挾貴者
亦有之費邑惠公曰交友之道因人而施吾於子思之太賢
則師事之矣以其德足以型于我也吾於顏般之次賢則友
資之矣以其德足以切磋于我也若王順長息其才足以供
使令則事我者也豈敢混于師友之列乎即惠公之
言觀之可見其所友以德而小國之貴非所挾也
析講蒙引舉其成語以見其友德而無所挾之意不必以所
師所使皆為友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必偏重王順長息不

敢躋於師友之列正足尊子思顏般處然當輕帶勿說壞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太國之君亦有之晉

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

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

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

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
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
疏食權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
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
得專者也

參序其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太國之君其不挾貴者亦有

乏晉平公之於女唐也嘗慕其賢而造其廬執禮甚恭受命惟謹必唐命之入公則入唐命之坐公則坐唐命之食公則食其所食者雖疏食菜羹之至薄未嘗不飽蓋敬唐之命不敢嫌其薄而不飽也其尊之可謂至矣然惜乎其終于此而已矣特儀文之末耳天以爵位官有德而公弗與治天職以任之也天以祿食養有德而公弗與食天祿以養之也是士人無爵工者之尊賢也非王公操用人之權者之尊賢也乎其意固知有德而友之而大國之貴非所挾也

析講大全真西山曰天位所以官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賢必使治天民者也平公皆弗與共之持虛尊之而已豈王公尊賢之道哉○蔡氏曰不敢不飽以上稱平公之不挾以下斷其所未至亦因而不入以王公尊賢之則耳非取平公也○非王公之尊賢便下下文堯友舜的意思然引平公事還是取其不挾貴然終于此而已以下原不甚重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賓亦饗舜迭為賓主是

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衆序進而上之則又有堯之於舜者昔舜自歷山上而見帝帝妻之二女以舜為甥館於貳室亦嘗就其館而饗舜之食其館舜也是舜固為賓而堯為主其饗舜也是堯在為賓而舜為主夫更迭為賓主如此是堯以天子而友舜匹夫之德也此真不挾之至又不獨大國之君為然也

析講蒙引此節只言堯不挾天子之貴以見友道之極非是承上說王公之尊賢屬蓋堯之于舜固能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重無所挾上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上文所以著非王公之尊賢者蓋不如此說則平公之于女唐其尊賢為極矣又孰知其為有所未至耶○由側陋而升故為尚見館甥是堯以賓禮遇舜饗舜是舜以賓禮遇堯重堯一邊

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

尊賢其義一也貴實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實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

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出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親疎所以為入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參序古之人不挾貴而友德如此夫豈不合於義而為之哉大抵天下有分位所以崇體有道德所以輔仁以下而敬上位之所在也謂之貴貴以上而敬下德之所在也謂之尊賢貴當貴而貴之固為事之宜賢當尊而尊之亦為事之宜其義一也奈何世之人但知有貴而不

知有賢哉此友道之所出曰替也析講大全蔡氏曰此總結上四節而斷其同歸於義重尊賢上賢即德也○總註舉舉以天子友匹夫者舉重以見輕也下不心正抱○王觀壽曰論各分下當敬上論道德上當敬下正見位非獨重而德非獨輕意

交際章全旨

此章交際在諸侯饋士上說前五節反覆論交際可受之義而折衷於孔子後一節因論孔子可仕之義亦所以發明交際可受之義也通章以事道二字為大綱以交以道三句為斷案以十無非發明此三句引孔子之獵較以明賜之可受正見受賜皆為行道之意孟子之時候主無好士之誠而猶有下士之禮若過為峻拒天下終無可交之人吾道如何行得不若因其折節之虛意以顯賢臣師臣之義亦可為遇合機緣正與孔子事道心事相符非區區止從交際起見也萬章苛責其物之所從來始終以為可卻孟子薄責其物之所從來始終以為可受不知不卻而受此委曲以為行道之兆節孔子因獵較之心而仕際可公養之意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參大全萬章見孟子不仕人國而猶受其交際故問曰敢問人之以禮儀幣帛相交接如此者何心也孟子

子曰交際之禮所以表見其恭敬之心也

析講交際之禮暗指諸侯下交說恭字有恭道意○達說恭也
指心言與何心也相應註禮儀幣帛勿分只是幣帛之
交而為禮儀之寓也孟子打頭說個恭字便見當受之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
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
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
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
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
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泰序章曰交際固為恭矣而辭讓亦為恭乃有卻之卻之而
不受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曰凡人之處餽未有無故
而卻者如尊者有賜於我而心竊計其賜之所從來曰其所
取此物者合于義乎抑不義乎必所取合義而後乃受之不

然則卻之矣夫尊者以恭而賜我我乃逆計其非義而卻之
是未免刻薄之意鄙其物而輕其人也以是為
不恭故君子於尊者之賜可受則受而弗卻也

析講卻之卻之堅也味四字語意即有不恭意○何哉
言卻之亦是康以持已何故便道是不恭○而後受之下含
個却意故曰以是為不恭註不然則却之正補其意○尊者
賜之以下曰字是受餽者心竊計之之意與下節以心却之
印字一樣看俱是設為竊計之詞
尊者暗指諸侯其字即指尊者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
義也而以他辭無之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
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
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
以道如餽賂聞戒同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

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貨齊廢之類也

參說說章曰不義之賜自不可受矣請無以言辭顯然卻之直以心隱然卻之心度之曰此物乃不義而取諸民者無可受之理而外姑托他詞以無受則在我無不義之污在彼無不恭之嫌不失已亦不失人不亦可乎孟子曰交際之禮何必心計其所取之不義乎但觀今日其交也以道而非於此無名其接也以禮而不失之苟簡斯禮義之中正如孔子亦受之矣何以卻之哉

析講達說上節言不當卻此節言不必卻○其交也三句一章斷案已括于此上節其所取之數語亦是心卻斷章認然是辭卻故有請無以辭卻之一問交以道是恭之大義可原處接以禮是恭之節目可觀處禮即道之節文是一套事斯孔子受之是舉禮義之得中而取與最不苟者言之以見其不必卻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

人于貨閱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

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

何其受之

與平聲敬書作慈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荷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各越顛越也今書閱作譬無凡民二字敬怨也言彼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閱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參序章曰若不問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設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如此其不義之甚也乃其交也亦以道其餽也亦以禮如此其恭也斯可受其禦人所得之物歟孟子曰不可

康誥有言曰殺其人矣而復顛越其人之尸於以奪其貨物

頑然不知畏死凡民固不敢怨之由書言觀之則禦人之盜乃王法所不容是不待教戒而當即誅之者也夫此誅禦之法三代相授不待辭說顯然明刻如之何其受之乎析講大全問殷受十四字趙氏謂此誅禦之法三代相授不待辭說今日猶為嚴憲則禦得之貨如之何其可受烈明也此說以辭字應教字以周字應康誥字甚妥○連說不可是不可受引康誥只是明不可二字○此節輕引起下節引禦以爲例乃爲下文諸侯猶無意着脚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日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

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

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真盜謂非其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參序章曰禦固不可受矣今之諸侯其取之於民也橫暴不義亦猶夫禦也苟善其外之禮以交際矣斯君子受之知禦入之不義而不知猶禦之非義敢問何說也孟子曰以諸侯之取而比之禦未免太甚試以法論之子以爲今日設有王

者作明正典刑將合比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抑其先教戒之終不改過而後誅之乎若教之不政而後誅之則與禦之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且以理論之義同一毫不苟者也夫謂凡物非其所當有而取之者亦同于盜也乃是充不義之類至于義之極精極微之盡頭處而極言之見為取非其有之小與禦人不義之大均之有害於義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諸侯之取非其有豈遂同于盜哉既不同于禦人之盜則君子之受其禮際何不可者黃孔子之仕于魯也魯人之俗每當祭祀時必相與田獵較禽獸以祭孔子亦從俗而獵較不明罰勅法以禁止之夫獵較亦取物之不以禮者尚猶可從而況諸侯之賜交以道接以禮何不可受之有乎析講運說子以為有王者作三句言其于法有可容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真盜夫謂非其有一句言其于理未甚密是就義理上辨其非真盜此二段平看總是辨其獵禦之非應上取民猶禦意既非真盜便見交際可受矣故孔子之仕以下受賜是揖讓以取之者故取以相形一曰孔子受之六曰獵較猶可見辭受之義當以孔子為宗○孔子亦獵較只不不禁

止之非身自為之也○今之諸侯較何乃萬章發問本意上面許多說話只要說到此耳然其說未免已甚故孟子折之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本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淹於一國也

桑海說章曰然則孔子之仕也從俗而不思以道易俗毋乃不以行道爲事歟孟子曰事道也章曰既以行道爲事則獵較者非道中之事宜在所革者也奈何又從俗而爲之乎孟子曰孔子于從俗之中自有變俗之用魯人之獵較以祭者因祭無定品也而所以無定品者因祭器無常數也孔子先以籥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得之物寔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雖多亦無所用其弊將久而自廢矣此孔子所以譬同於俗而不違也章曰如耻委曲遷就則孔子亦不得已而爲之耳既不遂其行道之志何不遂去孟子曰聖人欲行道于天下而更張太驟使人有疑畏之心則道終難行矣孔子所以不去而仕其國安其俗者蓋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于人使知吾道之終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矣而君相不能大用以遂行之然後決意以去是以未嘗終年留于一國也夫其留也以道其去也以道信乎孔子之仕也事道也析講此節總見孔子之仕魯始終一于道也非事道與一問意頂獵較但須渾說爲下有奚獵較一語籥書是載祭物之書祭器如籥簋豆之類說爲之光也更不粘獵較只承不

去意推開說而極意去之不輕無非惓惓爲道之意也○器如太廟遵豆各十一羣廟各八之類實如邊實豆實之類四方指魯國四境言○爲之光也就籥書推開說蓋所正在籥書而其心之欲正者不止于是變至道爲東周皆非朕於此○兆足以行矣四句玩而後字要見不得已而去其戀戀于事道者未嘗忘也未向不專指去魯說○王觀濤曰當時幾夫子之道當年莫究累世其殫畏其難行使孔子因獵較一事不合而即去則人終不知聖道之果可行終覺其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矣故不去而置身于魯正欲以其隨試輒效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存疑聖人之用于魯凡其所行使籥書豚者不飾賢男女行者別于途三月而魯大治者皆其試行道之端以示人者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魯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泰溪說且孔子事道之心不特于仕魯見之太抵孔子之仕未嘗苟且亦未嘗過難也有見其道之可行而委身以仕者次之有因其君交際之間致敬盡禮而仕者次之有因其君能修養賢之典而仕者于何考之其仕于魯也于季桓子執國政之時而孔子為同寮攝相于魯者乃見行可之仕也其仕于衛靈公者乃際可之仕也其仕于衛孝公者乃公養之仕也孔子之仕大約有此三者亦何嘗為已甚哉又何疑于君子之受賜也

析講此節因上孔子仕魯而言其所仕不同無非事道之意蔡氏曰見行可固是為道際可是禮賢者亦知重吾道公養是養賢者亦知敬吾道則道或有可行之兆故皆仕之三句

仕非章全旨

此章為當時尊官而不行道藉口于為貧者發故以為貧而仕不之苟祿者以形容其可耻也太

皆以事道為主下意其事公養即受諸侯之賜孟子受之交際亦是願學孔子處○見行可三句從為之兆也生出三句段點入兆字見行可亦是委曲之事不可說得太好際可公養二仕字即于受賜上見仕意非于受賜後始仕進也總見孔子志在行道苟可以仕皆所不辭知孔子仕際可公養之意則知孟子不卻交際之意矣○重見行可三句而三句又重見行可一句總發明孔子事道之心○際可公養亦是與其萬一行道處以足行可意○或問孔子本仕于定公而言季桓子者何也朱子曰桓子實執魯國之柄故也此亦見諸類紹聞編獨不然之其說曰此蓋言孔子道行于桓子也以桓子而能華心以聽夫子是聖人于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時之驗也夫行道夫子之本心也不得已而際可公養亦順而弗拒引人以向道猶為之兆之心也若徒曰禮際公養而已豈夫子問旋于衛之心哉亦妙○因見行可說到際可公養正與其交也以道三句互相發明也○公養言國君能修公家養賢之典也如繼果繼肉之類便是

意以行道為主，全重末句。然為貧而仕，亦宜擇其職之易稱者，而盡其職。如孔子為委吏，為乘田，雖為貧而仕，亦未嘗不盡其職。况居高位，立人朝，而不以行道為心，寧不可耻耶？開口說个仕，非為貧便見仕以行道正。與末句相呼應，總見為貧則當辭尊富，而居卑貧矣。既居尊富，則當行道矣。可藉口于為貧乎？鄧陽朱氏謂此章專言為貧而仕之義，亦未嘗及通章首尾一句一意耳。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孝。

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饒養者，參序孟子曰：君子之仕也，係于君民國家之大，非徒為貧之故。欲資借夫升斗之祿也。而有時乎志違遇否，不得已而為貧，亦猶人之娶妻，非徒為養之故也。而有時乎不得已而為養。

析講仕，非為貧也，句宜重看。暗含下行，行道意特未露出。有時乎為貧，亦出于不得已之故耳。非為貧也可見。○下二句伴說，不重。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

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參序為貧而仕者，既為邀一職以資升斗，奚可昧于所居哉。

當辭尊之尊而居于卑，辭祿之厚而居于薄，然後不失其初心也。

析講此貧字與上貧字異。上是家貧，此是祿薄為貧者。

未必尊富何用辭之。此言其擇仕之初自審當如此耳。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乎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參直解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亦必有其所宜居者矣何者為所宜乎則如主關之吏譏防出入以擊析為職者其職易稱為貧者當居之也

析講蒙引此要見其職易稱之意下文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而巳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抱關擊柝只是事古人為關以禦暴而關之守莫重于夜柝夜行謂之定為此官但舉此為例耳如下文委吏乘田亦是卑貧之職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

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鳥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參趙註不觀孔子乎昔孔子當為貧而仕時亦嘗為主委積倉廩之吏矣意蓋曰委吏所司者錢穀之事耳但主出納之間會計當而不差而吾職已盡矣又嘗為苑囿之吏主畜之

芻牧矣意蓋曰乘田所司者芻牧之事耳但主畜養之際牛羊茁壯肥大且長盛而吾職已盡矣取其卑貧易稱于職而不至苟祿也此為貧而仕者所宜法也

析講此引孔子以証為貧而仕之意看嘗為二字是當其道不行之時而為之也會者總其數計者開其數當者錢穀積算明白也○曰字是孟子度其意而言之○而已矣即下

言高之意惟取已職之稱而止耳外此別無行道之責也○胡壯生長貌詩云彼茁者葭○長字蒙引解作生息茲繁○孫疏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吏而料量平嘗

為司職吏而畜息繁由是為司官已而去魯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

也朝音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參趙註為貧者所以然何哉以位卑則有位內之事所當盡

言若論列朝廷而言位高之事則有越分之罪也故但取其稱職而已若官尊而立乎人之本朝必道行而後無愧苟道不行于上下難免曠官之咎也夫出位為可罪則知卑貧固易稱之官道不行為可耻則知尊富非苟祿之地此為貧者所以辭尊富而居卑貧也不然而道可不行乎析講罪邊輒重耻邊要側下將越職之罪以形廢職之耻要知此章大旨全為末二句發也○言位卑則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則有行道之責矣惡可以貧賤自諉耶○麟士曰首節云仕非為貧則是為道矣故以不行道為耻又云有時為貧則是不為道矣故以居卑為宜到底只是明此意然末節尤要看得明白○位卑四句俱反言然言高主中賓也道不行賓中主也又有辨

士之章全旨

前三節言士之所以自待後三節言君之所以待士然孟子本意重在責君待士上蓋士之在人國論分則氓也論德則賢也君而氓之既不敢上同于君又何敢下同于臣君而賢之則不特當有養之之道尤當有舉之之道能養則不必借名于周能舉則不必借名于養故終之以唐虞以不則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參大全昔孟子傳食諸侯受餽而不受祿故萬章疑而問曰士雖不得行其道而託于諸侯以自養宜若可也而乃不託于諸侯何也孟子曰分有所不敢也蓋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意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士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餽廩養之謂之寄公是乃禮之所宜也若士之于諸侯則有尊貴賤卑之不同又本無爵士豈可自比于諸侯託于諸侯非禮之宜也故不敢也析講大全蔡氏曰託是自我而託于彼其意倨故曰不敢以名分言固不敢上同于君賜是自彼而賜于我雖不嫌倨亦曰不敢者以職分言而不敢渾同於有位之臣○託是就食

于諸侯餽是知其土而餽之周是待士之禮賜是待臣之禮賜之即託也○記郊特牲諸侯不臣萬公故古者萬公不繼世寓寄也○紹聞編曰託諸侯與為食而仕不同為食而仕如下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于上者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衆紹聞編章曰士固不敢託于諸侯矣君若餽之以粟則受之乎曰受之曰餽與託相似不託而受餽是何義也曰君之于氓也固當周卹其空乏士未為臣亦民也君以待氓之禮而餽之則士亦以氓之禮自處而受之此有可受之義也析講大全蔡氏曰此言餽無常數故可受○士特有道之氓也故以氓自待而受君之餽○上言禮此言義一也守分為禮宜于如此即為義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

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衆大全章曰周與賜皆出于君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周無常數賜有常數有常數者所以待有常職之臣如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于上亦以既仕為臣也若士未仕為民則無常職無常職可以受無常數之周卹若受有常職之俸祿是潤同于臣而不恭也此士之自處常然也析講大全蔡氏曰此言賜有常數不可受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

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
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役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哉
參序章曰君餽之士固受之然不識所餽者可常繼乎曰君之餽士固不可不繼亦顧其所以繼之者何如耳昔魯繆公之于子思也亟命使者問其安否亟命使者餽以鼎肉子思有所不悅于心于其餽之卒也麾餽肉之使者于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乃言曰始吾以君為以人禮待我也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役而無愛敬之意也蓋自是繆公悔悟不復令臺官來致餽也夫君誠悅賢必能養又能舉若不
能舉能養猶可也今繆公悅子思之賢既不能舉而用之始則亟問亟餽終遂絕而不餽又不能曲盡誠意以養之

也可謂悅賢乎此可見餽可常繼而繼亦必以禮也

析講太全陳氏曰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士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適以勢之非禮也○蔡氏曰此言餽之繼必以君命者為不可○麟士曰于卒卒字亦自臺無餽也倒看出君子思不麾餽固未已耳○按子思不悅自是為使已僕僕爾亟拜也句地此處宜合黃○臺無餽雖是憐惜却又非廢其禮總是不能養○與非訓熟肉經出則熟矣故云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參趙註章意亟餽又不可無餽又不可日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日始有餽以君命將之君子則再拜稽首而受以禮相重也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厨宰之人繼其肉將盡復送不復以君命將之欲使賢者不吝以敬所以優之也彼子思所以不愧繆公者以為鼎肉之微數將君命使已僕僕爾有數拜之勞也非養君子之道也故不受也

析講大全蔡氏日此言觀之繼不以君命將之乃可受也。子思以為三句是推當時却餽之意。繼粟繼肉亦君教庖人廩人如此但其餽士時不以君命將之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

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女下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參紹聞編然所貴乎國君之悅賢者豈徒曰養之已乎賢者亦豈為養而肯久居其國乎必若樂之于舜也始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凡百官牛羊倉廩皆備以養舜于畎畝之中則廩人繼粟庖人繼肉又不足言矣後又舉而加諸高位又能舉焉能養能舉悅賢之道盡矣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君不如此待士則士亦終於為獨耳敢託于諸侯而受其賜哉

析講蒙引加上位謂上相之位非天子之位也。此人君養士之標的以見士不遇此只合守為獨之禮也。養而曰備則非餽也九男二女帶過

敢問章全旨

通章發明不見諸侯之義以不見臣不見二句為主以禮義二字作骨首節指出禮字次節指出義字後義路禮門正與此相應總言士之不可往召也前二節是守分意次節以下是自重意然守分意輕自重意重說君之不可召士正見士之不可應召知士之不可應召則知士所以不見諸侯之故矣引子思廩人二段言若往見諸侯不惟有愧于子思反出廩人下矣末一段言聖人義禮之中止蓋臣以應召為禮義士以應召為非禮非義也

子後義路禮門正與此相應總言士之不可往召也前二節是守分意次節以下是自重意然守分意輕自重意重說君之不可召士正見士之不可應召知士之不可應召則知士所以不見諸侯之故矣引子思廩人二段言若往見諸侯不惟有愧于子思反出廩人下矣末一段言聖人義禮之中止蓋臣以應召為禮義士以應召為非禮非義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贊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贊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參序萬章曰士以行道為心則當以得君為急敢問士之不往見諸侯何也孟子曰率土皆臣士在國都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者曰草莽之臣雖名臣而實未嘗仕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而為臣不敢見於諸侯此定庶人之分也
禮也無敢見之禮則無可見之義矣
析講首節市井草莽加一臣字即詩率土皆王臣意禮也禮字只說守分若遠說自重之道便與下往見不義意相犯矣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二義○以德曰士以無位曰庶人○孫疏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鬯圭又諸侯世子執纁

公孤執旌附庸之君執黃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是所以為贊也○禮書可畜而不敢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參趙註章曰士既與庶人等庶人召使和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自往見同庶人同一君命而有往不往之異何也孟子曰凡此皆準之義庶人以賤承貴法當給役故往役則得其分之宜而為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則失其分之宜而為不義也所以不往見也
析講存疑上云不見諸侯禮也此云往見不義者不少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也○王觀濤曰只在召字生出許多議論全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且君之欲見以下方說到君當重士士當道以自重上此處往見不義只就安庶人之分說方有含蓄○蒙引集註不往見者士之禮此十字與

下文士以旂士字不同此士字是未仕者下士字是已仕有位者乃上中下士之士也故朱註云士謂已仕者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為並去聲

參淺說然欲知士不往見之義當知君欲見士之意我且問子君之欲見士也何為也哉章曰為其多聞博學多聞而能知道也為其德成行立賢而能體道也君以是欲見之也曰如為其多聞也則將資之以考道問業宜受學而師之矣雖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如為其賢也則將資之以興道致治宜屈已而就見矣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來見也析諸大全朱子曰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然亦不必深致意○此正言士不可召正發明往見不義句未盡之意參公以下五節皆引事以証之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參序何以見君之不可召士也昔者魯繆公亟見子思曰豈有撫千乘之國以下而友士何如可謂忘分下交乎蓋自見也子思不悅曰聞古之人有言曰君于士也當降以師禮事之云乎豈但曰平等納交友之云乎吾想當日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臣不可友君我何敢與君

友也以德而論則子事我者也是我為師子為弟弟不可以
友師矣可以與我友夫由子思之意觀之可見子乘之君求
與士為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召士使之往見
歟知君不可召士則士往見之不義明矣

析講大全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
事師之禮○蔡氏曰此引子思一段正明不可召之意重而
况可召與一句下引虞人復借以形士以暢不可召之說非
與子思平層兩証○古之人三句猶云古人只說个事之豈
說个友之以德則子二句言當傾心師事賢者乃能取善受
益蓋自尊正以尊君也不可誇士千乘之君一句放開說不
和定繆公子思○友是平交召則卑之矣故着而况二字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招不往也

喪息
混反
說見前篇

參序又嘗觀齊景公田獵招虞人以旌虞人不至景公怒將
殺之孔子美之曰志士固窮不忘死在溝壑勇士輕生不忘
喪其元首孔子奚取于虞人焉而以志士勇士美之
取取非其招而守死不忘往也豈上智出虞人下也
析講召之而往是非其招而可往也故引虞人一段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度人以旂士以
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
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旂士謂
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參存疑章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田獵之皮冠以其所有
事也若招未仕之庶人則不過以旂旂質素無文猶庶人之
未有文采也招已仕之士不過以旂龍能變化猶士之能變
化也惟招大夫然後以旌旌有文采士至大夫
則變化而成文明矣古人之招各有義意如此
析講通節以虞人為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概用故招虞

人必以皮冠若庶人僅以旃七僅以旒必大夫方以旌旌豈可以招虞人○孫疏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爲之高八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故也又鄭註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皆五采繫之干旂旌之上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庶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蔡蒙引景公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此推之則使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又豈敢不安其分而往哉夫以貴者之招招賤者特過其分耳未爲屈之也賤者尚守分而不敢往况乎招使來見是不以禮而加諸不賢之人者也乃以之招賢人乎其不可往也決矣
此所以不往見諸侯爲士之義也

析謂以太夫二句承上說來以士二句又因虞人不往推出總是以非分之招不敢往起下不賢之招不可往意
蒙引自繆公亟見至而况召與是可見即子思之言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自景公出至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即虞人之事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兩段引証歸重而况可召與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二句餘俱輕看○招之則來虞之則去者惟不賢之人則然耳招之便是以不賢待之故曰不賢人之招○註不敢往是過其分不可往是屈其節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太東之篇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

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明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參蒙引故國君欲見賢人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必以其道也舍此而召之則非其道賢何得而見乎猶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也士不往見必矣彼士之所以不往見者由其以禮義自守故也夫義者制事之宜行止動靜皆當以是為裁酌而不吝離如行之有路也禮者治躬之準日用進退皆當以是為範圍而不可越如室之有門也惟君子見之明守之定下行止皆是義能由是路而不舍一進一退皆是禮出入是門而不過也詩有云周道之平如砥其直如矢在上之君子所為率履在下之小人以為視效正君子能由是路之証也而出入是門因可知矣夫君子動必以禮義如此豈肯往見諸侯也哉此欲

見賢者之所以不可召也

析講不以其道是召見所謂不賢人之招也義禮非兩件就制事言謂之義就檢身言謂之禮能由與出人就平直之立身行已言而不往見意即在其中○夫義路也禮門也自君子而言不必以見賢上言○義者事之宜如路之平正通達

禮有節文如門之謹嚴端直此四句泛說不專主出處然重不往見之義守不傳質之禮尤具大綱也○此下節詳明士所以必不應君之召意○慶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証義路為君子所由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召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參趙註萬章曰孔子禮義之宗也聞君命召則不俟駕車而行以不往見之禮義律之然則孔子非與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于魯有官職之事而君以其官召召之曷得不趨承也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蓋為臣則當應召為士則不當應召皆禮義之所在也然則士之不見諸侯為可與孔子一律論哉

析講章非真疑孔子不合于禮義乃終疑不往見之為未是

○大全輔氏曰當仕有官職則非草莽市井之臣以其官召之則非為其多聞與賢孔子之往所以敬君之命是即禮義而已矣蓋為士則以不赴召為禮義居官則以赴召為禮義通章只論友善之量宜廣不泥定由鄉國而及天下由今而及古總見善無窮而友善之量亦當與之為無窮友之者取其善而益進我之善也須自己身上做根基全從心之不自滿足來故章內未足字是關鍵要看得一步進一步光景上

一鄉章全旨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

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參紹聞編孟子謂萬章曰友所以取善而取善又由于已如已之識見器量可以盡一鄉而為一鄉之善士斯有以盡友

一鄉之善士而凡善之在一鄉者皆吾善矣已之識見器量可以盡一國而為一國之善士斯有以盡友一國之善士而凡善之在一國者皆吾善矣已之識見器量可以盡天下而為天下之善士斯有以盡友天下之善士而凡善之在天下者皆吾善矣蓋既有是量則同志相求交修以進寧有窮乎析講上善士以本身地位言下善士以一鄉同類言要看得活非謂必善盡一鄉後方可取友亦言若無盡一鄉之識見器量則我所取之友或有所偏或有所遺無以盡友其人耳下國天下皆然○友也者友其善也聲應氣求自有不容不各者非可以勉強求合也斯字宜如此體貼○蒙引既善蓋一鄉又要友一鄉之善士何故蓋相與切磋以求益進其善也一國天下皆然○觀下文以友天下句可見本節意重在取友之善上非專重自修一邊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

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常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參紹聞編至于友盡天下之善士則地位儘高已無愧一世之士矣。然其取善之心猶未足也。又從而尚論乎古聖賢之人尚論如何誦古人之詩讀古人之書所以考古人之言行也。然僅觀其言行而不知其爲人之心可謂尚論乎是以又卽其誦讀者而詳考其所處之世也。所處之世異則古人行事之迹亦異而其心未始有異也。由乎千載之下如身生其時見乎千載之前如事在予已則我之心卽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卽我之心如此方是尚友也不然雖讀得唐虞之書誦得商周之詩而我之身却只是今時人安可爲尚友也。而亦何以盡友善之量哉。予勉之矣。析講此節首句爲一章真血脉益善量無窮故友善之量愈進愈見不足然亦自其友天下之善士所造已極者而更進

一步非謂必由一鄉一國而進至此也。古人雖俱是善一邊但曰論亦有辨別擇取之意尚論古之人兼下觀言考行說宜虛講頌讀觀其言行之迹也。論世考其言行之心也。如達而在上審其所以立功者何如窮而在下究其所以立德者何如審其遇合之殊揆其心理之合恍若身處其世而與古人相面稽方可謂論世知人方能神交于古。○詩書載古人之言亦載古人之事論世亦非于詩書之外別有所考註中言行分貼處不可泥看蔡說極有見。○**大全蔡氏**曰此節重論世而知其心上詩書非必其人自著凡歌詠紀載其事者皆是尚論卽在詩書上論但不徒口頭誦讀直以心想論他當日所處地位而以合之于所行事則得其人且得其心是上而與古人相友也。○如論當平世便知禹稷當憂民之憂論當亂世便知顏子當樂已之樂迹異心同凡聖類然若我遊于千百世之上而與古人面契于一堂非上交而何

問卿章全旨

此是論爲卿之道君有親疎之異故道有經權之殊提出不聽二字正所以動時君虛已受善之心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

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忽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參序齊宣王問先王所以設卿與卿所以自盡之道孟子曰王之所問者果何等卿也王曰卿有不同乎孟子曰卿之爵同而分不同有同姓而為貴戚之卿疏遠而為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其道何如曰貴戚之卿與國同安危惟君無大過則已君有大過關係宗社之存亡則必諫焉然不以一諫塞責也至于反覆之而君不聽則宗社之亡由于此矣于是不得已而易其位更立賢者以代之蓋為祖宗重民社故不得不行天下之權也

新講反覆所以明忠易位所以存祀總為宗社之計○彙解

孟子此言與土芥寇讎之意同所以警宣王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參序王聞易位之言而駭勃然變乎色蓋疑其言之太過也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參序孟子慰之曰王勿異臣言也王問臣臣不敢避諱遠就而不以正理對蓋易位者貴戚之卿其道當如是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

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合參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孟子曰異姓之卿以義而合非必有大過而後諫也君有過而少違于道則必諫焉然亦不以一諫塞責也至于反覆之而君不聽則煩數之辱兆于此矣遂見機而去蓋道既不合義不苟留守天下之大經也卿之不同如此有國者其自勉

于無過以與卿相與有成而可哉

析講反覆之三字最重反覆者積誠感動極力扶持直到無可如何而後已若無此反覆苦心有一毫不可以質鬼神也

獨而輕言易位輒諫輒去則又卿之咎也○齊王兩問俱問卿所當盡之道

孟子卷之十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213